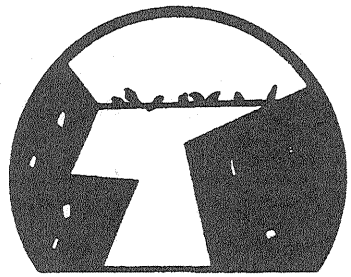


橋



地址：香港堅道明愛大廈五零二室

香港北角建華街三十號聖猶達堂  
九龍聯合道七十八號二樓

電話：28101104；28101105

電話：25665019；25665020  
電話：23366523；23388485

九龍登打士街五十六號柏裕商業中心一一一五室 電話：27827560；27839453

第59期  
季刊

喜待我「怡」



吳偉強  
邵玉葉

我們的小樂怡是在三個月前來到世界的。然而，為了預備這小孩子的降生，我們早在兩年前已開始上產前課程，太太也開始了每天量度體溫的習慣。因此，我們在還未看醫生驗孕之前，已差不多肯定太太已經懷孕了，隨後便是按部就班地看醫生、上產前課程、覆診和做產前運動等，一切都是按著計劃去做，雖然是很開心，但卻沒有想像中的那份興奮感覺。就在太太懷孕八週時從超聲波診斷中看到小胚胎的心跳，我們仍不感到特別的雀躍。不過，在懷孕十六週的超聲波診斷中看到已經有手有腳的小胚胎，在羊水中游來游去的樣子，太太才真正感受到那份雀躍的感覺。而我這個作爸爸的，直到太太懷孕第廿四週，隔著她的肚皮感覺到孩子的活動時，才真正正感到興奮。自那天開始，每天放工回家都總會隔著太太的肚皮親親孩子，跟她說話、唱歌，甚至替她的小手腳做運動呢！

除了公教婚姻輔導會的「喜待我兒」課程外，我們也參加了其他機構和醫院所辦的產前課程，這些課程都不約而同地鼓勵丈夫陪產和母乳育嬰，在未上這些課程之前，我這個丈夫本沒過可以這份喜悅的鼓勵，但這些課程的鼓勵，是「喜待我兒」課程過來人的經驗分享，院產前課程中的產房參觀（連當時丈夫應站什麼位置，可否拍照留念和拍有那些東西是不可上鏡等細交待得清楚），我開始很渴望進入產房，陪著太太迎接小生臨。



我的太太自然更渴望我能陪她渡過這女人一生中痛苦最難熬的時刻。我們每天除了為這未出生的孩子禱告之外，也不斷為太太順利生產禱告，因為產後我才能陪伴在她身邊，我們渴望能讓我倆一起經歷這降生這美妙時刻。當然，太太也很努力地做產前運動，期望可以順利誕下這小孩。

預產期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接近，但太太仍未有生產的跡象，愈接近預產期，我們便愈心急，雖然如此，我們仍渴望孩子可以自然地出生，所以並沒有向醫生要求催生，正當預產期那天的早上，本來已經穿了衣服準備上班，但太太從洗手間裏嚷著：「老公，你今天不用上班了。」原來太太早上如時「見紅」，孩子竟要在預產期當天出生，實在是一個很奇妙的安排。

於是我便送太太進醫院待產，因為孩子尚有半天才會出世。所以我在替太太辦了入院手續後便離開醫院，直到收到醫院的傳呼通知後，再趕返醫院去。

到達醫院時，原來太太已經進了產房，我便立即換上外

袍和帽，進入產房，在生產過程當中，除了替太太抹汗和以言語鼓勵太太外，當太太用力推孩子出來時，我更替她著她，給她借力，而她休息的時間，我則替她按摩一下大腿和腰背酸痛的地。然而，經過多次的嘗試並在醫生協助下，孩子終於順利溜了出來。她出來的時候，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滿身是血，相反地除了頭上沾了一點血外，全身都很乾淨，膚色是白裏透紅的，非常可愛。

孩子出來的時候並沒有大哭，只是輕輕地叫了幾聲，好像是告訴我們她已平安來到世界了，當醫生剪斷臍帶之後，護士便抱著孩子到「急救台」上進行吸痰和磅重等工作，而護士則將胎盤推出，在我們面前檢查一遍，證實完整後便開始替太太縫合傷口。然而，那邊廂孩子的情況並不太好，我見到護士很努力地拍打孩子的小腳掌，卻仍聽不到她啼哭的聲音，且要使用氧氣協助孩子呼吸，同時很緊張地叫正替太太縫針的醫生協助。只見護士拍了孩子幾下仍未有反應時，他便即時透過內線電話召喚醫院當值醫生及其他護士前來協助，雖然醫生仍很鎮定地安慰我們，但從他當時緊張的表現，我和太太都感到情況不妙，相信孩子可能是窒息了。在此無助的時刻，我只好握著太太的手一起為孩子禱告，正當禱告完了時，我們便聽到孩子的口哭聲，這時大家才舒了一口氣。我很慶幸這時代能夠身處產房，否則太太便要孤單地面對這無助的時刻，又或者孩子真的遇上不測時，我就連見孩子最後一面、聽她「呀、呀」幾聲的機會也沒有了。

在離開產房前，我們拍了我家第一張「全家福」（見圖），對我來說，這張照片要比我的畢業照片還要重要，因為將來我要拿著這張照片告訴我的女兒：「小樂怡，當年你出世時爸爸也有份出力。」事實上，當親友探望我們並問到太太有關生產的過程時，往往都是由我代答的，除了讓太太休息外，我還可以用很自豪地告訴他們我比太太更清楚整個生產過程呢！

現在小樂怡已經三個月大了，長得活潑可愛，甚是討人喜悅，孩子是吃母乳的，和太太的關係很密切，更因為太太請了假全時間照顧孩子至八個月大，我這個作爸爸的，與孩子接觸的時間便遠不及她媽媽了，雖然我只能間中替孩子洗澡，換尿布和每晚跟她玩耍和傾談（我們仍是言語不通的），但我們仍感到跟她非常親近，也許是因為我曾看過她出生的緣故呢！



輔導隨想

黃麗彰

輔導技巧日新月異，近年來家庭治療在本港興起，多位來自國外的著名家庭治療師紛紛來港授課，這真是我們的福氣；的確，我們從他們身上學了很多東西，我們正不斷努力，務求把所學到的應用在本地的受助者身上，朝向一套更佳的輔導學問邁進。

同工們力求進步、虛心學習的態度實在值得欣賞，然而在紛紛向外學習的同時，我們有否對所學到的有足夠和深入的反思？我深深體會到同工們每日都遇上大大小小的人生問題，有時礙於經驗所限，有時礙於技巧不足，令我們面對受助者的困擾時感到束手無策；不甘停滯的同工們便努力不懈，向多方求教，但願學習多一些技巧，為我們的受助者多解決一些問題。

然而輔導學是否一套助人技巧的總匯？今天甲大師傳授了問問題的技巧，明天乙大師指導我們怎樣進行角色扮演，我們是否要照單全收？各大師們的確有其獨門秘笈，然

而他們所做的一切一切是否等同輔導學上的真理？在吸收他們所說和所做的同時，我們能否洞察和反思他們背後的哲學取向？我們又能否認同這些底層的哲學思想？

任何一套治療或輔導理論，背後都必定有一套理論根據和哲學假設，由此而引申介入的方法，若不問其背後的取向，單學習其技巧，我們只可以停留在技術員的層次上。家庭治療師Bowen曾經說治療是一種思想方法（a way of thinking），雖然我未必完全認同，但也覺得這句話很有智慧，值得我們深思。因為惟有懂得治療背後的哲學，對問題發展了一套思想方法時，才教我們懂得在甚麼時候激發受助者的情緒，在甚麼時候穩定他們的反應，而不致於陷入自相矛盾的混亂中。

在我們努力發展輔導技巧時，也不要忘記發展輔導學上的洞察和鑑賞能力，後者是更高的學問呢！

美滿婚姻 幸福家庭



督印人  
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 
「橋」編輯委員會  
陳霍玉蓮 黃玉書  
周小玲 伍國華 李睦順



承印雅軒設計印刷公司  
電話 23655628

非賣品